

RUNNING IN JERUSALEM



圣马之圣

吴迪(Udi Gimmon, 最左图右一)曾留学天津大学, 3月中旬, 他受以色列旅游部之托, 作为导游, 全程陪同我们游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。当然, 核心是跑耶路撒冷马拉松, 圣马。

By & Photographs by 张路平



耶路撒冷马拉松,世界上唯一在周五进行的大型赛事。因犹太教义规定,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为安息日,要停止工作,“休息”,自然不能比赛。

耶路撒冷马拉松,就是一个大坡,又一个坡,上下反复无穷无尽。

吃力地爬上最后一个大坡,踏上冲刺地毯,现场DJ扯着嗓子大喊,“加油,中国”。突然就脚下生风,冲了起来。

我的第N个马拉松,510,不是PB,也不是PW。给自己个80分,给耶马90分。

终于可以喘一口气,可以冷静地想想怎么就来到了耶路撒冷,以色列国的首都。传说中的圣地。

在大神云集的跑圈,我不是个显眼的人,全马PB接近5小时,且并无凑马数的雄心壮志。近年以办赛为业,态度更是很端正。

跑不行,为跑者服务总行,这是混江湖的藏拙大技。

忽然有一天。知行合逸的二当家杜明芮打电话来,神秘地说,以色列政府邀请你去跑耶路撒冷马拉松呢。此人说话,经常着三不着两的,岂能信之。

以色列政府知道我是谁啊。

不过这次,杜老板并未说笑,他由于组织了将近两百位中国跑者,报名参加耶路撒冷马拉松,成为以色列政府的宠臣,这次是代表以色列旅游部,在中国海选媒体人。

这次活动还有个响亮的名字,“全球50名马拉松舆论领袖体验耶马”,谁去谁就是领袖,谁去谁代表中国,有点黄袍加身的意思,谦让了几句,去。

而且以色列旅游局居然也准了。出发前,旅游局驻中国代表亲自招见,可见重视。

15日凌晨土耳其航空的航班,10小时后抵达伊斯坦布尔,转机1小时45分后,抵达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。

旅游局选定的导游吴迪,一个卷发大胡子的犹太青年,曾在天津大学留学三年。中文超级棒。第一眼,我和同行的陈明就同时认定,这哥们像一个人,以色列前朝的大卫王。接到我们后,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一

以色列博物馆门前,是第二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模型。



当年的懵懂少年,居然在三十多年后,以马拉松的形式,丈量这座圣城,触摸它的风土人情,感知神学和神迹,难以置信。

小时车程外的耶路撒冷。

车窗外美景飘过,意识也很飘忽。无法相信这安静祥和的城市,就是耶路撒冷。

出国多次,每为旅途的寂寞所困,这次总共12小时的飞行,却很兴奋。

因为我这把年纪的人,从记事起,巴以冲突就是国际新闻的焦点,约旦河西岸、戈兰高地、隔离墙等耳熟能详的地名,都是战争和冲突的代名词,而沙龙、拉宾、佩雷斯等以色列领导人,更是世界级名人。

当年的懵懂少年,居然在三十多年后,以马拉松的形式,丈量这座圣城,触摸它的风土人情,感知神学和神迹,难以置信。

入住耶路撒冷丹酒店,大堂经理请我们一行喝咖啡,这是从未有过的待遇。

在地理学上,耶路撒冷不过是犹地亚狭长山间一座小镇,至今人口也不到百万,但由于诞生了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。

神性并没有让它避过战祸,事实上,耶路撒冷多次被不同的入侵者撕为碎片。

久远刻板的历史通过现代化的声光手段,被复原得栩栩如生。抵达当晚,以色列旅游局安排全球50名记者,观看“电影”《耶路撒冷简史》。“电影”以硕大的大卫王城城墙为银幕,重现自三千年前希伯来

则要参观以色列博物馆(Israel Museum)。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巨大的贡献。

通俗的说法是,五个犹太人改变了世界。摩西、耶稣、马克思、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,一个人画个框,然后就规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。

后人的愿望并不过分,就是想突破点啥,创新点啥,可是历史很难满足。就说爱因斯坦吧,今人刚弄出来的“引力波”,还是在他老人家的理论框架内。

以色列博物馆的外形,是一个大盖子,镇馆之宝是死海古卷,也就是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早起犹太教、基督教的经文,距今2000多年。考古界一般认为,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,不是之一。

跟任何伟大考古发现一样,这些写满经文的羊皮卷,也是一个无知顽童在山洞中偶见。

吴迪说,这个小孩名叫穆罕默德·阿赫迈德·哈米德,是迄今仍在游牧的贝都因族人。几天后去四海的路上,我们看到了一片片贝都因人简陋的住所,和一群群羊。

哈米德从小就是个爱劳动的孩子,他赶着羊群到山里,然后羊跑进了山洞,然后他跑进了山洞,然后他看到陶罐,然后他打开陶罐,然后他背着藏在里面的羊皮,回家了。羊皮做何用,他也不知道。

以色列博物馆的外形,创意正来自这个陶罐的盖子。

就像中国甲骨文的发现

跟世界其他马拉松一样,还是黑人一马当先,但奔跑在耶路撒冷老城,感觉非凡。

一样,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,最初只是被当做他用。直到骨头碰到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,直到羊皮碰到希伯来大学考古学教授埃利泽·苏肯尼克。吴迪自豪地说,他是苏肯尼克的校友。

其实,一切看似偶然的发现,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相信而不是怀疑,这正是所有宗教的本真。

深陷对历史的拜服和惊叹,太沉重,很想去菜市场转转。不知道这是怎么个逻辑,但吴迪说,你们猜对了,下一站正是耶胡达市场(Shuk Mahane Yehuda),主题就是体恤民情,边走边看边吃。

我本平民,无论走到哪里,都本性不改,最想去的地方,都是菜市场。

不是公园和大剧院,也不是中心广场,只有菜市场才是一地物产与民风的集中展示舞台。是当地人当下生活的鲜活横切面。

我们一行50多人,N国联军,浩浩荡荡,高大上的说法是“全球舆论领袖体验耶路撒冷马拉松”。而在菜市场,更像是一群白吃白喝的乌合之众。

每到每一个吃喝摊点,导游都安排品尝,老板也很热情,但是只记住了发面饼沾鹰嘴豆泥。可怜那么多美食,只可品尝不可翻译。勉强翻译过来,反倒坏了兴致。

西红柿、青椒、豆角、茄子、蘑菇、生菜……也有两三种不认识,吴迪只能告诉我们吃法,并不能找到对应的中国名称,因为根本没有。



后来数日发现，以色列人对茄子的钟爱远超我们，做法不同，顿顿都有。

当然，正经的宴请，还是西餐。当晚，以色列国家旅游部总干事Amir先生请饭。

Amir长得高大威猛，在全球媒体面前，三番五次表扬中国。缘故是中国跑团156人，勇冠全球，而去年这一数字是3。

巨大的变化来自一个人，知行合逸的总经理杜明芮。

自1992年建交以来，中国和以色列各个领域交往渐深，但体育例外。因为以色列虽是亚洲国家，体育却划在欧洲片儿，跟中国不搭界。

致力于帮助中国跑者跑全球的杜明芮，去年在布拉格马拉松遇到了耶路撒冷马拉松的市场总监Ronen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担心在于中国并没有直飞以色列的航班，在土耳其转机，加起来需要十几个小时，而且，花费不菲。

中国跑者的热情和消费能力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。Amir当众宣布，明年的中国跑者会达到500人，他宣布的另一个消息是，中国的海南航空，将在4月开通北京至特拉维夫的航班。热烈地鼓掌。

最兴奋的，其实是耶路撒冷市长Nir Barkat。次日的媒体见面会，他穿着跑步服出席，光着腿，在台上历数耶路六年来的变迁，又再次提到中国。

好吧，兴奋掩不住，他决定带一批自己的随从和从非洲来的精英跑者，试跑旧城



山间独自寂寞的死海，与浩瀚通世界的地中海，各有各的风采和魅力。



赛道。

旧城即东耶路撒冷。东邻橄榄山，南邻锡安山。旧城内的圣殿山，为犹太人最神圣之地。

一切事情都可以从公元前10世纪说起，犹太人大卫王，就是很像吴迪的那个，率众攻占耶路撒冷，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家。后来所谓“犹太复国主义”，即源于此。

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，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建立了圣殿。此山遂称圣殿山。

圣殿山的命运很简单，就是反复地被毁与重建，最后一次是毁于罗马人之手，被焚的西墙残基上修起一座高十数米的墙，就是著名的哭墙。

哭墙是犹太教的第一圣地。千百年来，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，回到耶路撒冷时，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，哭诉流亡之苦。

有人什么心愿，写成纸条，塞进墙缝，

上帝会看到会帮你实现。

哭墙男女分区。经典犹太人，外观上耳垂两条小辫，留大胡子，戴礼帽，面对哭墙，或站或坐，手拿《圣经》背诵经文，更多的人，则是以手扶墙站立。

哭墙区域入口，所有游客必须戴小帽方可进入。

我不信教，但在哭墙，依然感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神圣感。

其实，旧城并非全是犹太人的天下。方圆一平方公里，有犹太人的哭墙，也有基督教的圣墓教堂和耶稣受难之路，还有圣岩清真寺，犹太教区、基督教区、伊斯兰教区和亚美尼亚教区相安而处，不同区域风情各异。

吴迪带我们走过。走出旧城很远，我们兀自感叹。

平心而论，说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最具有魅力的城市并不为过，尽管潜意识告诉我，

不能妄自菲薄，因为我们有北京，有上海。

如果以耶路撒冷的古老比北京，那么，特拉维夫就是以色列的天津。耶路撒冷在山间，特拉维夫在沿海。两城相距40分钟车程，一个是另一个的出海口。

这个海指的是地中海，不是传说中的死海。

死海位于犹太沙漠，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内陆盐湖。中国的中学，地理和化学两门课程，都把“死海”作为重要的知识点。一个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湖泊，-442米，总要考；一个是海水比重大，人可在其中漂浮。

我试了试，漂浮还是个技术活，海水在晃动，一不小心就漂到了深处，不能扑棱水，又站不起来。怎么办？

使劲一划，水溅到眼睛里，蜇得生疼。

导游吴迪使劲喊，快闭眼，慢慢划回来。岸边有清水池，一冲就好。

死海里没有任何动植物，周边高高的沙山上，也寸草不生，而沿海的谷底，则树木葱茏，百花盛开，一副热带雨林的景象。这正是死海的奇妙。

以色列国土面积不大，但拥有圣城耶路撒冷和世界海拔最低的死海，已足够魅惑。

还不止如此。还有驰誉世界的沿海城市特拉维夫呢。

虔诚的犹太教徒，愿意生活在耶路撒冷，而一些不信教的青年，则喜欢特拉维夫。特拉维夫吃喝玩乐，很开放，很西方，很现代。

特拉维夫的全称是特拉维夫·雅法。雅法代表古老的一面，建城四千多年，远超耶路撒冷。

当然对于跑者，特拉维夫的海滨观景跑道，才是最大的享受。清澈的海水拍打着海岸，居然没有任何腥味，海就是海，没有一条船，一路跑一路看一路陶醉着，就

从特拉维夫跑到了雅法。一个折返，10k。

好吧，该说说耶路撒冷马拉松了。

马拉松这事，有所谓六大满贯，有所谓金牌赛事，但没有任何堪跟耶路撒冷马拉松可比。

自然，在这里跑马拉松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因为坡连着坡，而且由于太陡，下坡都不敢发全力。但是，在这里跑过的每一步，你都是在丈量人类文明的历史。

即使腿抽筋，即使精疲力竭，也从无退意，因为神无处不在，它在看你，你行。

赛道上最暖心的一幕，是补给站“你好”的问候。以色列人可能只会这一句，但这是世界马拉松中的唯一。

感谢导游吴迪，感谢以色列人。明年再来。



吴迪(Udi Gimmon): TEI: +972-528305427, E-mail: Udi@yamakedma.co.il